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八百五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梁如林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七

總録部

知音第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宋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妙善琴書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惟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數徵詔並不應



原書卷題卷次訛誤

顔師伯頗解聲樂位至尚書僕射領丹陽尹

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文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偽若不曉終不肯為帝彈甞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帝歌既畢曄亦止絃位至右將軍太子詹事

謝稚善吹笙官至西陽太守

何承天能彈箏帝賜銀裝箏一面位至御史中丞

蕭思話善彈琴為侍中領左衛將軍甞從文帝登鍾山

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張永為右光禄大夫曉音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戴顒字仲若父逵善琴書顒竝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竝受琴於父父没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顒又制

長弄一部並傳於世衡陽王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君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顒隱遁有高名沈懷遠吳興人大明中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箜篌相似遠亡其器亦絶

南齊褚淵善彈琵琶武帝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

琵太祖曲江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阮文季歌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淵位至司徒領驃騎將軍録尚書事王僧虔為尚書令僧虔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古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宜命有司緝理遺逸悉加補綴事見納

蔡仲熊濟陽人也師事劉瓛學禮博聞瓛講月令畢謂

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仲熊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仲熊官至尚書左丞

蕭惠基永明中為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觧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帝輙賞悅不能已

梁王冲為南郡太守曉音律習歌舞

柳惲既善琴嘗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惲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竝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為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謝安鳴琴在側授惲惲彈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可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累遷太子洗馬惲父世隆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璅為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

以筆插捺琹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始自於此

卞華字昭丘孤貧好學江左以来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位至尚書儀曹郎吳令

後魏陳仲孺神龜初自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准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孺言前被符問京房准定六十律之後雖有聣存曉之者尠焉後漢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孺自受何師出何

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孺在江左之日頗愛琴又嘗覽
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衍成數昭然而張光等
不能定仲孺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
雖未能測其微妙至無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歷皆出
黄鍾雖造管察氣經史俻有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
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騐吉凶則是非之
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孺淺識所敢聞之至於准者本
以代律取其分數調較樂器則宫商易辨若尺寸小長

六十宮商相與徵濁若分數如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徵異至於清濁相宜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准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為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

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鍾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黄鍾為宮太蔟為商林鍾為徵則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大吕為商㽔賔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為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中吕為徵其商角羽竝無其韻若以中吕為宮則十二律内全無所取何者中吕為十

二之窽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吕為宫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吕為宫猶用林鍾為商黄鍾為徵何繇可諧仲孺以為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唯不妙若如嚴崇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為難若依案見尺作准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爾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誌惟云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黄鍾相得按畫以求其聲遂不辨准須柱以成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

若為致令攬者迎前拱手又按房准九尺之内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准一寸之内亦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准一分之内乘為二千分又為小分以辨强弱中間至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孺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准甞尺分之内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踞宜精妙其准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

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黄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絃按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琴調以宫為主清調以商為主平調以角為主五調各以一聲為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

方如錦繡自上代来消息調准之方竝史文所畧出仲
孺愚思若事有乖此則音不和平仲孺尋准之分數精
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尚不識藏
中有准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
習火廷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其無從心
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闕心抱豈必要經
師授然後為奇哉但仲孺自省庸淺才非一足下可粗
識音韻纔言其理致爾時尚書蕭寶寅又奏金石律呂

制度調均自古以來尠或通曉仲孺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説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云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制造臣切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非常人所明可如其所源懷為車騎大將軍雅知音律雖在白首至安居之暇常自操絲竹

高允好音樂每至伶人絃歌鼓舞常擊節稱善位至中書令

柳諧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

裴霨之字幼重好琴書其内弟柳諧善鼓琴霨之師諧而微不及也官至平東將軍汝南太守

趙煦字賔有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至秦州刺史

北齊李搔字德沈少聰敏善音律曾採諸聲别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位至尚書議郎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

得當時以為絶妙位至兖州刺史

爾朱文畧聰明儁爽多所通習文襄甞令陰永興於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畧寫之遂得其八帝戲之曰聰明人多不壽者梁郡以父蔡為梁王襲封梁其慎之文畧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帝愴然曰此不足慮也

李神威幼有風裁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位至尚書左丞

後周斛斯徵為太常卿解音律樂有錞于者近代絶無

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
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
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

長孫紹遠為太常卿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
得其宜唯黄鍾不調紹遠每以為恨嘗因退朝經韓使
君佛寺前過聞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
合宫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明帝行之

隋蘇夔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

篇以見其志數載拜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數年仁壽十年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䕫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䕫謂侍臣曰惟此一人稱吾所舉位至光禄大夫

長孫覽尤曉鍾律位至涇州刺史

萬寶甞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於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繇是寶甞被配為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又甞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

琵寶嘗因取前食琵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
畢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
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黄鍾調寶嘗雖為伶人
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帝召寶嘗
問其可否寶嘗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帝不
悦寶嘗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
為律以調樂琵帝從之寶嘗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
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

宮之法改絃移柱之制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来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嘗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音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毁之寶嘗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嘗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為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後

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及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寶嘗死開皇之世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竝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嘗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全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多習鄭聲而寶嘗所為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嘗然皆心服謂以為神

曹妙達安馬駒皆北齊人開皇初以藝遊王公之門新

聲變曲傾動當世天子不能禁也帝嘗令妙達理郊廟樂成寫傾杯行天之聲鄭譯知鍾律位至上柱國

王令言樂人也好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乎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宫聲往而不反夫宫者君也吾所以知之

唐張文收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乃取歷代公草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宫之義太宗名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鐘十二近代用其七餘有五鐘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恊律郎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文收扣其一曰是音其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黄鍾東九尺掘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也

趙師字邪利天水人也善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擊浪奔雷亦一時也

李嗣真爲始平令皇太子賢使樂工於東宫新作寳慶之曲曲成而工者奏於太清觀嗣真謂道士劉槩輔儼曰此樂宫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協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國家無事則太子受其咎也居數月而賢廢槩儼奏其事擢嗣真爲太常丞使

知五禮儀注嗣真私謂人曰禍猶未巳上風柔緩日侵不親庶務事無巨細決於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勢不敵吾恐諸王藩翰皆為中宮所蹂踐矣且自隋以来樂府堂堂之曲再言堂者是堂氏再受命也若中宮僭擅復歸子孫則為受命矣近日閭巷又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謡側者不正之辭撓者不安之稱吾見患難之作不復久矣唐承周隋離亂之後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性所闕知者莫敢聞達其事天后

未嗣真為御史大夫嘗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磓聲有應者在今弩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繇得之其後敬業舉兵敗天后瀦其宫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鐸入而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為四具補樂懸之散闕今享宗廟郊天柱簨簴者乃嗣真所得者也

裴知古為太常令神龍元年正月則天享太廟知古謂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

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知古路逢乘馬者聞其聲切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墜殆死嘗覩人迎婦聞佩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其知音皆此類也

衛道弼近代言樂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次之弼夔皆為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扣鐘聲使夔闇名之無誤繇是反欵伏又雒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

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善来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相為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懐中錯鑢聲數處而去遂絶僧告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姚閭梁國公崇之姪孫妙於絲竹位至城父令

王維博學多藝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忒咸

服其精思官至尚書右丞

宋沇善音律太常久亡徵調沇考鐘律得之

李勉罷相為太子太師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自製琴又巧思

衛次公為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意次公誨之琴次公不許繇是終身未嘗操絃位至淮南節度使

杜式方為太常寺主簿明練鐘律有所考定深為鄉高

郢所賞

韓皋生知音律嘗覩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聲秋也者天將摇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宫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簒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簒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丘儉王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

揚州都督咸有興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於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此也其哀憤躁蹙疾痛廹脅之音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皋之於音可謂至矣位至左僕射東都留守

崔令卿為太常丞文帝欲造雲韶樂曲名令卿對令卿

指陳根本兼言聲音之道帝歎異久之遷太僕卿令卿善吹律盡批其管使如簫焉以吹之諧於金石絲竹之音自近代通於聲律者無與令卿爲比

雲朝霞文宗朝以善吹笛進文宗爲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頗符帝旨爲教坊副使

李可及咸通中伶官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酤少年效之謂之拍彈時同昌公主除喪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作歌百年舞

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又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帝益憐之

周王仁裕初仕晉為司封郎中仁裕為文之外亦曉音律天福五年八月戊申宴羣臣於永福殿樂奏黄鍾仁裕曰音不純肅聲不和振其將有爭者乎或問之曰奚以知其然對曰夫樂有天地辰宿有軌數形色有陰陽逆順有離合隱見天數五地數六六五相合十一月而

生黄鍾黄鍾者同律之主五音之元宫也子寅卯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宫子丑卯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謂之商四者靡靡成章峻而且厲鄭衛之音此之謂也雖高有所忽微中有所闕漏與夫推歷生律以律合吕九六之偶旋相為宫三正生天地之美七宗固陰陽之序者於其通人神宣歲功生成軌儀之德紀協長大之筭則精粗異矣在乎審治亂察盛衰原性情應形兆則殊途而同歸也三正者一

為天二為地三為人七宗者黄鍾為宫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應鍾為變宫䟽賔為變徵角為木商為金宫為土變徵為日變宫為月徵為火羽為水龍角元龜天豕井候主乎角平亢河皷婁聚輿鬼主乎商天根須女庖俎烏喙主乎宫辰馬隂虚旄頭天都主乎變徵大火丘封天高烏摶主乎變宫龍尾元室四兵天倡主乎徵天津東壁參代�班車主乎羽角之數六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宫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

五十有六變宮之數四十有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九十陽之數一百二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數畢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乎聲數之間故昭之以音合之以筭音以定主筭以求象觸於耳而徹於心繇是而知也夫何疑哉

王朴為樞密使朴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歷及律准并行於世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十七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醫術

周官有醫師之職掌醫之政令聚毒以供其事稽勞而制其食益以十全者為上矣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又曰三折肱知為良醫誠以其繼志肄業傳習精練除疾蠲疴功效顯著之謂也自俞扁和緩擅名於前代漢

魏而下高手繼出其揲術之妙亦幾於神簡策所紀爛然可觀若乃審四時之候究六癘之本調五味五穀五藥之品視五氣五聲五色之狀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臟之動則人之死生繫焉在執藝之工為難能矣醫緩秦人也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病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

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針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醫和秦人也晉平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規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也）於是有煩手淫

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物並奏所以成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則生疾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緣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古災字陰淫寒疾寒過則為冷

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風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

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淫溺沒於嗜欲於文皿蟲為蠱文字皿蟲也器受蟲為害者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乃厚禮而歸之

文摯宋醫也齊王疾痏齊王湣王宣王之子痏鮮痏也一曰善瞳卧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怒讀強弩之弩也太子

頓首強請曰茍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之母也幸哀願先生之勿緩也文摰曰諾請以死為王也為治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三不如期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摰至不觧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觧屨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怒果甚不與文摰言之也文摰因出固辭而重怒王叱起疾乃遂已已除愈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摰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摰爨之三日三夜其顔色不變變毀也文摰曰誠欲殺我則

胡不覆之以絶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趙扁鵲渤海郡鄚人鄚當為鄭今莫州縣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嘗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

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爾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恠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友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而汝也

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公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三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

将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禳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

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按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乎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曽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

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衆不可屈指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徧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

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維一作結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隊作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為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細破陰絶陽之色已癈一作發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

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使之起爾（虢自晋獻公時滅至是二十餘年矣蓋傳誤也）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恱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恱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是時齊無桓侯即日和之子桓公也扁鵲

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来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繇扁鵲也

漢太倉公者為齊國太倉長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時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黄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

論甚精時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詔名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黄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

於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觧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當已為人治診病决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脉告曰君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

之病得之飲酒且内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氣濁一作黽而静一作清此内關之病也脉法曰脉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脉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絶而脉貫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後五日而㿈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脉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脉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

分故曰五日盡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五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脉結發脉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巳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脉告之曰氣鬲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脉心氣也濁一作亟又作極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脉法曰脉来數病去難而

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脉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逿心主（逿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脉有過絡脉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内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時右口氣急（右一作又）脉無五藏氣右口脉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

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脉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䋣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火齊湯遂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

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時并陰脉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濁一作𨺐在太陰脉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名臣意入診脉曰風癉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脉法曰沉

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生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供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獘一作散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

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脉絶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脉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陰脉是壞肝剛絶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乳下陽明故絡絶開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小

腹痛臣意診其脉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大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一云未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脉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此相承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摶者如法不俱摶者決在急期一摶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摶溲血如前止前一作勁也陽虛侯相趙章病名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脉曰迵風言動徹入四支迵風者

飲食下嗌謂候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来滑是内風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蹷胸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巳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時風氣也心脉濁一作𪓰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

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胷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齊北宫司空命婦出於病婦一作奴盖女奴也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肺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脉臣意診其脉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實其来難是蹷陰之動也脉来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蹷陰之絡結小腹也蹷

陰有過則脉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蹷陰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一作齊阿王母自言足熱而懑臣意告曰熱蹷也即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脉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所一作取往

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臣欽若曰史記索隱曹偶猶等輩也

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名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厠王去豎後王令人名即仆於厠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脉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執其左太陽明脉即為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問曰食而不漱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来名臣意臣意

往飲以莨𦶇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脉而
脉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
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於閨門外
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脉學臣意所
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
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
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
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

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名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乎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黄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黄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内關内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

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
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名臣意診脉曰蹷
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
足陽明脉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
卧診如前所以蹷頭熱至肩齊王黄姬兄黄長卿家有
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
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要與腰同又不
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

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諸倩倩者壻也東齊之間壻謂之倩言可假倩也見建家京下有方石京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脉曰内寒

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脉時切之腎病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来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淄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脉曰蟯瘕蟯瘕為病腹太上膚黄麄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濕氣宛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

尺其尺索刺麄而毛美奉髮奉一作奏又作拳是蝨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輙後之如厠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疾驅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脉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日溲血而死

破石之病得之墜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氣其来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墜馬者切之得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脉肺脈散故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脉法曰病喜養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

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

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内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愈忿發為疽意告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為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謂陽虛侯時病甚齊悼惠王子也名將盧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衆醫皆以為蹷臣意診脉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

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甞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一作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開方病者診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二反字一作及字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脉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

力事為勞力者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脉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絡一作結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按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脉各名之與天地

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病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臣意者不

及文王病時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来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陸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

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摇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以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脉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宴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脉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一作賀又作質

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
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
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
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
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
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
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
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

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今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待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手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

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一作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禹一作䴒學臣意教以經脉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亦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

教以按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脉五診二歲餘臨菑名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脉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周仁其先任城人以醫見（見於天子）為太子舍人積功遷至

大中大夫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後為廣漢太守王莽前輝光卒

後漢涪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迹不仕郭玉少師事程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

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陰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

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强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黄憲父為牛醫

阮炳字叔文為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

魏東平王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竝行於世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一名旉古數字與旉相似屬書者多不能别旉也字元

化其名宜為敷也游學徐土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仙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湯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

縫腸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間即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為湯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渴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絶於内當涕泣而絶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

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竝起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来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祖針胃管訖便苦咳

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懐軀陽氣内養乳中虚冷兒得母寒故令不得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厠蠆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温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寢但旁人數為易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

君早見我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唫駐車往視之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病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

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君忍病十載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胷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三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

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太祖聞而名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是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生出血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

生胎死其血脉不復歸必燥着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

與湯幷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

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

男手足完其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絶技凡類此也然本

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

佗專視佗曰此近於難濟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

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爾到家辭以妻病數乞

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

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撿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寛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赦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

死也初軍吏李成苦咳嗽晝夜不寐時吐膿血以問佗佗云君病腸癰欬之所吐非從肺来也與君兩錢散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强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先將貸我我差為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案古語以藏為去也）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怱怱不忍從求十八歲成病竟

發無藥可復以至於死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言漢末景宗說中平日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脉之候其驗若神琅琊劉勲為河内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黄色犬一頭好馬二疋以繩繋犬頸使走馬牽犬馬亟輙易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

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摇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寸所純是蛇但有眼處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縣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抉脉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且出周匝飲以亭歷大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

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温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佗别傳曰有人病兩脚躄不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看脉便使解衣點其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矣

吳普廣陵人從華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

樊阿彭城人從華佗學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胷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胷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輙皆瘳

吳趙泉以善醫為侍醫赤烏中為丞相顧雍疾甚時孫
權令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之悲曰泉善
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雍果卒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八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梁如林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醫術第二

晉裴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所可傷夭為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

折者未必不緜此也卒不能用官至尚書僕射

單道開燉煌人自言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後入羅浮山

魏詠之生而兎缺年十八聞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亦當療之况百日

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詠之後亦至荆州刺史

南齊徐文伯東海人文伯濮陽太守熈曾孫也熈好黄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𤬪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熈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心學之遂名震海内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神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荅言姓某

家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尤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炙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為諸皇子療疾無不絶驗位至蘭陵太守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張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竝學而不能殷仲

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繇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以為深慮既鄙之何能不恥之文伯為效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爾乃為水劑消石湯飲之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輙氣欲絶衆醫以為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

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滴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為貴游所喜嗣伯位正員外郎諸府佐深為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

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嘗複衣嗣伯為診之曰卿體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氷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三十斛伯玉口噤氣絶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飲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常發熱冬月猶單褌衫體更肥壯嘗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

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巳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歲腹脹面黄衆醫不能療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極難療當取死人枕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下蚘虫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覔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荅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滞得

死人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笆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之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黶黑無數嗣伯還煮枕斗餘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黶處皆

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柳樹為之痿損

褚澥弟澄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豫章王感疾太祖名澄為治立愈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病至今

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脉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乃吐一物如丸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嚮者雞二十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焉

梁何佟之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佟之自東昏即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天監中為尚書左丞

後魏周澹鄴人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爲太醫令明元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繇是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徳侯陰貞家世爲醫與周澹並受封爵李潭亦以善鍼見知子驥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修字思祖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畧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徐兖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競往從之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

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修兄元孫亦遵父業而不及修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遷給事中太和中在禁内孝文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侍針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文明太后時令修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雒時為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子天授襲汶陽令醫

術又不逮父

徐謇字成伯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獻文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内侍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修之見任用也與謇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修而性甚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為王公不為曆療也孝文後知其能及遷雒稍加眷幸體小不平

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能處治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
孝文幸懸瓠有疾大漸乃馳驛召謇合水路赴行一日
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驗孝文體少瘳内外
稱慶及車駕發豫州次於汝濵乃大爲謇設太官珍饍
因集百官特坐謇於上席遍陳餚觴於前命左右宣謇
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
形禀有驗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幼攬萬幾長踵草運
思茫茫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

體羸瘠玉肌在慮侍御師右軍徐成伯馳輸太室進療女蕃方窮丹英藥盡砭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沈勞勝愈篤療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褒録昔晉武暴疾程和進藥增封賜錢恩獎屢至況疾深於疇日業艱於[illegible]辰得不重加陟賞予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經高秩中暫觧退比雖詮用猶未准舊量今事合顯進可大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疋雜物一百四十疋出

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疋一疋出御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内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别賚竝至千疋從行至鄴孝文猶未發動瞽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孝文疾勢遂甚蹙蹙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

王顯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學醫藥精究其術而不宜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懐宣武也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

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勑名徐謇及顯等為后診脉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懐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宣武自㓜有微疾久未善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眤識拜廷尉少卿營進御藥出為相州刺史入除御史中丞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頒布天下以療諸疾

崔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為尚藥典御

北齊李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

於方伎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後為驃騎大將軍

李密為散騎常侍性方直有行撿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繇是以醫術知名

徐之才父雄仕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為江右所稱之才初為豫章王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啟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之才藥石多效天平中

神武徵赴晉陽嘗在內館出為西兖州刺史未之官武
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
錦四百足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
多聞繇是於方術尤妙有人患脚根腫痛諸醫莫能識
之才曰蛤精疾也繇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
如此之才為割得蛤子二大如榆莢累遷兖州刺史之
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名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
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

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輒遣騎追之針藥所加因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即是本屬遂奏附刺史以胡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疾動士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勑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

赴州之才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

崔季舒初為黄門侍郎坐事徙北邉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時更鋭意研精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厮養輩亦為之療

馬嗣明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為人診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為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

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治楊邢竝侍讌内殿文宣云子才兒臣欽若等曰邵字子才我欲乞其隨近一郡邵以此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寳脉惡一年内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寳未朞而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黄色石如鵞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内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暴乾擣下簁和醋塗腫上無不愈後為通直散騎常侍針炙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

從駕往晉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牓至問病狀俱不下手惟嗣明獨治之問其病緣云曾以手持一麥稳即見一赤物長二寸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又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為處方服湯比嗣明明年從駕還女已平復

後周姚僧垣父菩提仕梁高平令嘗嬰疾癘歷年乃留心醫藥武帝性又好之每名菩提至討論方術言多會

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武帝名入禁中面加論試僧垣酬對無滯帝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追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效帝令僧垣視之僧垣還具說其狀幷記增損時候帝嘆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嘗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常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年轉領太醫正加文德主

使直閤將軍帝甞因發熱欲服大黄僧垣曰大黄乃是
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致危篤簡文在
東宫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元帝甞有疾乃名諸
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
漸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實此有宿妨非用大黄必無差
理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元帝大喜時
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克荆州
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至其營復為燕公于謹所名大

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沈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勲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謹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即為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即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

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陵先有氣
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
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坦僧坦曰意謂此患不與
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
請曰多時仰屈今日始來竟不下治意實未盡僧坦知
其可差即為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
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
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

皆云巳不可救僧坦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為治之其家欣然請受方術僧坦為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于謹嘗問僧坦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尅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月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説各有同異武帝御

内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竝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以為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准之恒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四年武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縮短又不得行僧垣曰此為諸藏俱病不可竝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取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及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

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武帝幸雲陽遂寢疾初名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栁昂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宣帝有疾至於大漸僧垣宿直侍疾帝謂隨公曰今日性命惟委此人僧垣診便知帝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既重盍思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開皇初

卒僧垣醫術髙妙為當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紀聲
譽既盛逺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
採竒異參較㣲効者為集驗方十二卷行於世
姚最僧垣之子為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最幼
在江左迄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武帝遣
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多才何如王褒庾信庾信
王褒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爾
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勑彌須勉勵最於是

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畧盡其妙每有人造請效驗甚多

褚該字孝通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

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奭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

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五年進

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

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子士則亦傳其家

業

隋許智藏高陽人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

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繇是世相傳授初仕陳爲散騎常侍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病帝馳名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知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帝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於

家帝每有所苦輙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輿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於家

唐許胤宗常州義興人初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叅軍時柳太后感風不能言名醫療皆不愈脉益沈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陽氣熏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即可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床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繇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

染諸醫無能療者胥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来胥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苦其難别意之所解口不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其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兎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兾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踈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

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繇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爾年九十餘卒

甄權許州扶溝人甞以母病與弟立言專習醫方得其旨趣初仕隋開皇初為秘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嶔苦風患手不能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弓箭向垜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即射權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

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是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甄立言權弟也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其脉曰腹内有蟲當是誤食髮爲之爾因令服雄黄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草醫義七卷古

今錄驗方五十卷

宋俠雒州清漳人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錄十卷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有推步導引之術隱於太白山年九十餘視聽不衰高宗顯慶四年徵赴闕名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上元初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之問孟詵盧炤鄰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炤鄰留在其宅時庭

前有病梨樹炤鄰為之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卧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思邈居之思邈道洽古今學殫術數高譚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爾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雒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炤鄰有惡疾嘗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必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運轉也

和而為雨怒而為風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息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

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推水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喘息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人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思邈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世

呂才為太常丞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

定之并圖合成五十五卷大行於世

秦鳴鶴以善針醫爲侍醫永淳初髙宗苦頭重不能視名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即愈矣太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鳴鶴叩頭請命帝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也即令鳴鶴刺之刺百會及腦戶出血如碁帝曰吾眼似明矣言未畢簾中出綵百匹以賜鳴鶴

陸贄少習醫方貞元中自宰相再貶忠州别駕避謗不著書集古今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

梁段深不知何許人開元中以善醫待詔於翰林時太祖抱疾久之其溲甚濁僧曉徵時藥有徵賜紫衣師號錫賚甚厚頃之疾發曉徵剝服色去師號因名深問曰疾愈復作草藥不足恃也我左右粒石而效者衆矣服之何如深對曰臣嘗奉詔診切陛下積憂勤勞失護脉代芤而心益虚臣以為宜先治心心和平而溲變清當

進飲劑而不當粒石也臣謹按太倉公傳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餌毒藥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太祖善之令進飲劑疾稍愈乃以幣帛賜之

後唐孟繼瑜長安醫工帝留守時暴疾以醫效乃攝任洎帝起兵鳳翔繼瑜在長安謁見從至雒屢進方藥年內改諸寺少卿奉使涇州翰林諸醫莫得為比

陳立京兆人家世為醫後唐明宗朝為太原少尹集平

生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刋石置
於太原府衙之左以示於衆病者賴焉
周張泳顯德初進新集普濟方五卷詔付翰林院考驗
尋以泳為翰林醫官
劉翰顯德初進經用方書一部三十卷論候一十卷今
體治世集二十卷上覽而嘉之乃以為翰林醫官其書
付史館

册府元龜卷八百五十九